

校友镜缘

○ 王纲怀（1964届土建）



2017年4月29日上午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铜镜专馆隆重开幕，王纲怀学长为嘉宾做讲解。左起：王纲怀、王岩、贺美英、庄丽君、宋军、卢新华

2011年4月，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。作为清华学子，早在两年之前我就思考着，如何准备一份有意义的礼物，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诞。由于古代铜镜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和科技精华，自己又一直在做古代铜镜的收藏，经反复思量，决定向母校捐赠100面中华铜镜和100面日本和镜，以报效母校的深情厚谊。

铜镜收藏是一项快乐并艰辛的爱好。一个好的收藏者，必须对藏品具备：热爱的情怀、巧合的机缘、独到的眼光、决断的胆识和充分的财力等，这些条件缺一则不完美。在筹措过程中，因自身条件有限，且过分追求完美，以致造成了一些经费周转上的困难。好在包括北京校友陈大同和袁桅、南京校友严陆根在内诸多校友的大力支持，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

份寿礼的筹措。此寿礼“清单”：《清华铭文镜》《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》，皆已列入《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版物（共50本）介绍》。诚然，知恩图报是每一个清华学子的做人准则，于是我从自己的藏品中，为以上三位校友挑选了若干合适内容作为回报。

2016年9月10日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。鉴于馆领导杜鹏飞老师是我同为环境专业的校友，在详尽洽谈后，为了面对广大读者，亦为有助于学弟学妹们更多

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促使我提前准备拟出版一本有11个文化系列组成的《清华镜文化研究》。在编写过程中，发现若干内容必须增添，为此继续收藏，以调整此书内容。最终，将书中新收藏的72面铜镜，再次捐赠给了母校。至此，前后5次共计捐赠274面。在收集与调整这些藏品过程的近两年中，遇到了各种困难。然正如宋军校友所言：“自有天助。”这神奇的“天”竟还是校友！在得知我遇到的难题后，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研修班第16期的晋中校友李杰先生慷慨相助，给以支持，最终让我如愿以偿，顺利地完成了这再一次的捐赠。今年4月29日，铜镜专馆隆重开幕，展出内容大致还是原来的设想，并由博物馆出版了《必忠必信》一书。

□ 我与清华

三十多年来，我收藏的铜镜有数百面之多，在两次系列性地捐赠母校后，仍略有所余。因为李杰校友不仅注重晋中市榆次区后沟古村的保护与开发，亦有着自己的博物馆。为回报校友的相助之情，我遂将包括拙著《东汉龙虎铜镜》《隋唐镜铭文图集》两书封面图在内的一百多面历代铜镜、二百多张系列镜拓、二十余件汉代青铜器以及若干汉砖、汉陶等，全部转交给了李杰校友。至此，我的毕生收藏除捐赠母校之外，剩余部分大都归属了校友。

回顾一生收藏，感慨颇多。心爱之物有了好的归宿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喜悦心情当是不言而喻。铜镜是一项特别有缘分的文物，有着太多有趣的故事。想不到我收藏铜镜之“聚散”，还与校友的缘分密切相关，正可谓“校友镜缘”也！亦应了我在铜镜专馆开幕式上说的那句话：“我爱母校！我爱清华！”

近闻，李杰校友的这些藏品将在晋中市博物馆展出，预祝这个展览取得圆满成功！

我的清华岁月

○ 孙广生 (1967 届电机)

1961年9月，我以5门总分477分,平均95.4分（其中数学100分）,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电机系。开学不久，清华大学校领导在工字厅接见全校各系前三名考生，我荣幸地参加接见。

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之后，国

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时期；与此同时，和苏联“修正主义”的斗争则刚刚拉开序幕。随着反修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日益激化，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这就是我在清华大学本科学习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。

回忆1961—1968年我第一段清华生活可以说是喜悲参半。喜的是由于政策的调整，我们有整整4年比较正常的学习环境，没有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斗争，也没有安排过多体力劳动。正是这一段认真读书学习，为我后来的发展并取得一些成绩，打下坚实基础。

老师严谨治学、学生个个勤奋的学习环境和氛围，是清华留给我最深刻、最美好的回忆。即使是周末，图书馆、教室都坐满了学生，就连我们这些家在北京的学生，也不能保证每个周末都能回家。能考上清华大学



2017年校庆，高71班同学毕业50周年返校团聚。后排左2为孙广生长